爱的持久战

阿不壳 著

当喜悦出现在悲伤的地方，你知道那是因为爱。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爱的持久战

作者:阿不壳

ISBN:978791500372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爱总是与悲伤结伴同行

那样的日子

回村前C又忧闷了一段时间。几天之后，他晒黑了，脸色却渐渐变得柔和，细眼睛笑得眯眯的，偶尔走过来，往我的纽扣眼里别一朵紫色的喇叭花。

我们站在密匝匝的玉米秆中间，风使干脆了的叶子彼此相碰，那声音就像有人踩着落叶从四面八方走近。到后面我干得熟练了，掰下一根玉米，迅速撕开皮，抹掉须子，朝后丢在两行间的小堆上，回身把玉米秆踩倒。个别棒子里生了虫，肉肉地蠕动，卧在颗粒的缝隙。一开始我感到恶心，后来也就习惯了。有时瓢虫钻进衣领，有时帽檐边会垂下一只挂丝的小蜘蛛。

我告诉他，我一面掰玉米一面做白日梦。“不做白日梦掰不快。”

他说：“我也做。我会想象有一天功成名就，广受欢迎，心里还喜滋滋的。”

他用手机放Johnny Cash，放琼贝兹，放恐怖海峡，放鲍勃迪伦。琼贝兹的声音与在地里干活比较相称。站在比人还高的玉米秆下面，一根根丢着棒子，听她娓娓诉说与鲍勃迪伦的前尘旧事。那声音明亮醇厚，柔和又坚定，吉他伴奏轻微不可闻。

不过多数时候我们都不说话。妈妈坐在地头的玉米堆上装袋，爸爸常常隐没在玉米林深处；C把最舒服的位置留给我，也就是玉米堆近旁，他则跑前跑后。一开始我还能察觉自己的动作，以及因为潮气而胀痛的上臂和肩膀；一两个小时后，一切都变为下意识的了。我沉浸在幻梦里，看着另外的人，经历着别样的情节。刷，刷，刷，窸窣，窸窣，窸窣。鸟儿不时叫唤："姑姑~舅！姑姑~舅！"

偶尔，C和爸爸的声音飘进我耳朵里。他们在用土话交谈。在我听来，那样的谈话似乎没有开头，也不会结束。等到掰下一行玉米时，也就戛然而止。它们像这窸窣窸窣的声音；它们像经过的风声。

快到正午时，妈妈摇摇摆摆走过来，招呼我们去树荫下喝水吃梨子。我脱掉手套，摘下帽子，小心地撩开紧贴额头的发丝。C掏出烟来点一根。回头看见七八堆玉米，那是一个上午的成果。

我由此获得了"好媳妇"的名声。一天去堂哥堂嫂工作的驾校，堂嫂和一个女人当着我聊起来，说我"勤快，不挑食"。她们以为我全听不懂。

"人家信佛的，可虔诚了（说的是C的爸爸）……就是好福气啊。放一个假多不容易，回来收七八天玉米（其实是五天）……给什么吃什么，也不娇气的，也不闹着说要怎样……"

临走前，那个女人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眼，笑嘻嘻地说："好媳妇儿！"

这名声多半是爸爸妈妈自己传出去的，对我，他们确实很满意。有时我觉得那是他们要求不高。我感觉掰玉米不是什么为难的事儿，刷杯子不难，扫地也不难。在家里，不做这些就没有可做的。C说这还是其次，主要是他们觉得不被"欺负"。

平时妈妈把家理得一塌糊涂。这次……姐姐回村照顾我们的伙食，做饭时老找不到家伙。有些东西是她专程带回来的，转眼也都不见了。除了给我们收拾的房间，其他地方都跟遭过灾似的：脏被子、旧衣服、包装袋、瓶瓶罐罐。一天早上，妈妈煮了二十多个鸡蛋，姐姐一看就气炸了。

“一个人能吃多少个鸡蛋？你一次就煮下两斤？！南房里还有一盆没吃完的！”

蒸包子也是。老买新的，回头跟旧的搁一起蒸，全都变得烂乎乎。

每次回来，都给我们新毛巾，一给五六条。

给她买的药和补品在各个角落里塞着，好多都过了期。

吃饭时，姐姐忍不住数落她，妈妈像叛逆的青少年一样拼死抵赖，说急了就叫：“你憋（别）回来了！回来就知道欺负我！”

同样的词也会用在小孩子身上。姐姐的两岁小儿一哭闹，她也会说：“宝宝别欺负妈妈呵。”

C说，姐姐受不了的是，明明能过上好日子，还是给整成这样。小时候家里乱，以为是穷；可到盖了新房，有了带抽屉的各种柜子，以为能收拾得利索些吧，谁想比以前更糟糕，因为能买的东西多多了。妈妈买东西的劲头很吓人，据说某个锅就买了五只一模一样的。旧东西乱塞，新东西没多久也变旧了。不给她钱，就在小卖店赊账，爸爸每年去结两次。

姐姐会说：“可怜俺大（我爸），辛辛苦苦回来连饭都吃不上，就用开水涮这些东西吃。”

妈妈嚷嚷：“他就爱吃这些！”

姐姐：“那是因为吃不上！”

爸爸和C坐在饭桌的另一边。半晌，C才说一句：“以后吃完再买新的吧。”过一会儿又重复：“以后吃完再买新的吧。”

我悄悄问：“你就没别的说了？”

他从蒸锅里拿起一个发黄的韭菜包子：“我以前也老跟妈妈生气，老说她，可后来就决定不再说什么了。爸爸也一样，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

我转头看爸爸，只见他紧闭双眼嚼着嘴里的菜（是不是因为牙痛？），好像眼前什么都没有发生。渐渐地，姐姐和妈妈都平息下来。妈妈说：“带点地瓜回去。”姐姐说：“不用，家里有的。”

我们都不在时，家里就爸爸妈妈两个人。有时我看他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也能想象两老平时的相安无事。私底下爸爸也和C说起妈妈，基本态度是：“她觉得高兴的话，就这样吧。”

C说姐姐不太能理解这种心态。她勤劳能干，持家有道，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好媳妇”。生活不够好，那就努力把它过好。没有的，去挣。她和妈妈几乎是两个极端。很多时候，我感到自己更靠近妈妈那一端，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罢了。又或者，他们可能没那么在乎。

在地里时，爸爸对C说，现在的生活令他心满意足，如果（我们）再有了娃娃就更好了。



爸爸有自己的生活乐趣。种地给了他很大的成就感，因为他的地比许多人的整齐，出产也好。很多人用上了收割机，他还是起早摸黑自己收。春耕前平土，甚至会下手把土块细细捏碎。他每年筹划一点点：上上年是盖一间洗澡房（有浴缸的，虽然四处漏风），上一年是盖仓库，今年是买一辆电动车。这些目标基本都能达成，达成后他能乐很久。

晚上睡觉前，我们隔着窗看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播视频——今年他和妈妈来北京玩了一趟，游了故宫。

他乐呵呵的，因为牙齿长的缘故，嘴巴合不拢，看起来老是在笑（或者真的在笑？）临走前一天，他在我身边割玉米秆，突然问我："这几天累吧？"

我说："习惯了就不怎么累。"

他呵呵一笑，努力用普通话说："风雨里接受锻炼啊。"

我还在仔细分辨这句话，他已经走开了。

这时我又会觉得，我更靠近姐姐那一端。虽然我的"好媳妇"名声不那么货真价实，但是我对生活同样怀着一种发烫的焦灼。怎样能过得更好呢？为什么老不好呢？为什么拼命努力，还是有那么多事情在掌控之外？

白日梦做了三四天后，终于做疲了。在城里，我靠忙忙碌碌打发每天的日子；在村里，那些梦幻也依旧如影随形。有一天我突然翻出装在手机里的卢云。

> "我们主要的幻象，在于认为生命是人可以拥有的财产、可以攫取的物件，任由人管理操控。有时候，我们尝试建立一种逻辑，就是所有事情尽都能如愿，甚至连做梦都时常反映出这根深蒂固的错觉。我们未能在白天当上英雄，至少会在夜里重振雄风。……
>
> "有些事情让我们明白到，我们控制生命的力量是何等微小……我们容让自己记着，不但生命包含着亏损，最后我们会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一切，因为我们无法不死。与此同时，我们察觉生命中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这些发现提醒我们，人在万事万物中的卑微位置。……我们的伤痛与天主的苦难紧扣在一起……"
>
> （卢云：（《化哀伤为舞蹈》）



休息时我给C看这些篇章，他说这几天他也在想同样的事情。

“本来我还琢磨，要不要去考一些证啊，我唯一擅长的就是考试了……”

我想起前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回来那焦灼的样子，晚上读各种书，学各种东西，恨不得背负十八般武艺。

“不那样我会害怕。”

可这一周，他只是掰玉米。他的脸变得又红又黑，皮肤粗拉拉的。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像那些玉米：在地上丢成了堆，每一只都黄澄澄，仿佛存满了阳光。

“这次回去，我们就不过那样的日子了。”

临走前一夜起了大风，我俩一起坐在房顶上喝啤酒。云被吹开了，露出点点星光，屋后头的大杨树被风吹得哗哗直响。因为冷，我们紧紧挨着。他转过脸来，我们轻轻吻了一会儿。

亲人们

每次回家，多少有点像在梦里，今年格外明显。和亲人间说不出的隔阂使我仿佛透过深水看他们，加上言语不通，我总有种耳背的错觉。

早上还没起床，爸爸妈妈就在隔壁互相嚷嚷，因为听不懂，那有一阵没一阵的口角就像小炉子上的水汽般温暖柔和。可C起来后没多久，我还在铺床叠被，他也在那边叫唤起来。我拿着牙刷缸子过去，问，怎么啦？他说，爸爸说妈妈不会干活儿，妈妈生气了。

妈妈不会干活，私底下是C和我的小玩笑之一，尤其当我们坐在北京齐整的房里，缓缓思念村里那仿佛棉布起了毛边的安逸。可如今C想在除夕前把家里收拾出个模样来，就免不了毛躁。

我们一面打扫一面感慨，家里东西怎么那么多，用掉一半的十几管牙膏在各种破口糖水罐头瓶里插着。客厅的大床像遭难般堆着花布、油污的被子、四季衣服、砧板、饺子馅儿盆……晚上妈妈才临时清出一块来睡觉。

我头两天的任务是洗碗：地上搁个大盆，放上些热水和洗洁精，左右前后杯盘环伺，每一只碗都得用钨丝狠狠蹭掉黑泥（泥？！）。妈妈从组合柜里掏出茶壶，打开一看，里面还有湿漉漉的茶叶。最好笑的是每次我以为快洗完了，一会儿她又捧着一摞来悄悄放下。我和C相视而笑，压低声说：关键是她都藏在哪里呀？！

家里还总有新东西——每次回来被单都是没见过的；吃饭时筷子甚至都是刚拆的……C叹气：妈妈爱便宜，也爱买。

我一面擦窗台、把各种不知名的酱料瓶子挪开、扫掉死角里的烤膜片（烤膜片？！），一面愣愣地想：妈妈是怎么一回事呢？姐姐、C说她那么多年，怎么就不听呢？家里就她和爸爸两个人，随手洗掉两只碗不难呀？每次吃饭为什么都要蒸下那么多新包子，明知吃不完还总要留到第四第五顿……关键是，她心里都装着些什么呢？

——妈妈实在、实在是一个谜啊！

面对爸爸妈妈和村里的亲戚，我越来越感到无力。表面上看大家一样吃喝，一样工作、养家，会说会笑，私底下没准儿也会哭。可我够不着他们，想必他们也觉得我难以接近，因为我不怎么说话，他们问我啥，我总要扭头看C，等他给我翻译。去大姑家做客时，男人们都走到院里去，剩下我和能说普通话的表嫂。我慌里慌张地摸索了一会儿，也赶紧走到院里去了。其实，就问问娃娃几岁了、身体好不好、表哥工作怎样——这些并不难。可我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些闲话一句一句孤零零的，既不为了逗引出下文，也不够表达关心。虽说是亲戚，可我们彼此多么陌生啊。

在二姑家，我们等待二姑父起床。我悄悄问C：又醉了吗？突然来了别的客人，径直去把二姑父叫醒，挨着床边吱哇闲聊。客人走后，二姑父慢慢起身出来，毛茸茸的头发滑稽地竖着，脸上滞留着仿佛沙地潮退般似笑非笑的表情。C寒暄道：早起又喝上啦？他一挥手：嗐！

C家亲戚里，二姑父是我感觉最近的一个。其他亲戚多少会视我为C的影子（我也乐得这样），由于语言不通，很少和我说什么。二姑父却会揪出我来问：媳妇儿！又瘦啦？他总是瞪大眼睛直视人，身上透出某种随时要出格的气氛。其实他没出过什么格。别的男人聚在一起谈挣钱、谈新闻、谈亲族纠纷，他则安静坐着，坐等喝醉——我怀疑他从没有酒醒的时候。

二姑给过我相册看，那上面的二姑父年轻，瘦，在铁路上的工作使他们一家生活体面。C考上大学那会，二姑父骄傲得逢人就说我侄子要去北京啦！这些让我觉得他可亲，可更直接的也许是那醉酒者的眼神——如此温厚无害，当旁人为着生活里的一切营营汲汲，他却仿佛憨笑着说：嘻！生活嘛，很不赖、很不赖！C喝醉时我见过类似的眼神，不同的是C就醉过一两次，二姑父却醉了大半生。

他是怎么开始酗酒的？为了什么？所有人看他都像看一个在悬崖边趔趄的人，随时要将生活连同生命摔得粉碎，可谁也伸不出手扶一把。因为那安静坐着的是一个谜，一个深渊。亲人间格外弥漫着这样的荒唐。平时想起二姑父时觉得惦念，可当我们坐在一起，C很快就无话可说，而当二姑父扭转身来直瞪着我，叫：媳妇儿！我心里一惊，好想立刻推门跑出去。

这些天我俩默默地收拾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照例喝点小酒、在十几个台间寻摸西游记来看。可不知道为什么，那曾安慰过我们的家的氛围稀薄了。眼看爸爸妈妈一年老似一年，眼看这世界越变越疯狂而我们依旧弱小，对挣钱、健康和生孩子都毫无规划，也不会规划。睡梦间我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完全想不起这个世界除了荒唐，还有主，还有那名叫耶稣的人。这一切像两个彼此相对的梦境，两者都显得亦真亦幻。

主啊，我那样的妈妈，那样的二姑父，可以与你有什么相干？回村前想象的谈心和传福音的场景，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我和C差不多跟

梦魇一样地忧愁，话比平时电话里要少得多。我们能做什么呢？

昨晚我挣扎着读了一会福音书里的耶稣受难，又读了一些祷文，里面说：你为他们祷告，把他们的苦难浸透到我恩典的深海里。

我并不那么确信祷文的意义，就像我体会不到另一个人的谜。我只是尝试去信，信我所在的天主的爱，信那一次一次予我以希望的恩典之浩瀚。更因为我对亲人的命运完全束手无策，我唯有将一切举向上主——我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这些荒唐、隔膜和爱莫能助。

有一年春节，我们临走时去二姑家吃晚饭，二姑父醉了。我和C搀着他去火车临时停车站的锅炉室值班。一路的积雪使我们打滑，火车灯火嘹亮地从远处驶来，二姑父沉沉地倚着我们的手。我记得那一刻他就像我爸爸，像某个有着不能割断的血缘的人。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二姑父格外叫我亲近：当他喝醉时，他埋没在酒醉深渊里的痛苦是那样连接着我的，我喝醉的那些年月也在他的命运里。也许我们一生都没有机会了解彼此，可在耶稣默默死去的那个夜晚，我们共有了一份苦难，是随时要落下悬崖的苦难；我们也共有了一份希望，是罪得洁净、破碎生命得赎的希望。从此我们实在是落难亲人了。

Eternal Father, I offer you the Body and Blood, Soul and Divinity of Your Dearly Beloved S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atonement for our sins and those of the whole world. For the sake of His sorrowful Passion, have mercy on us and on the whole world.

念着祷文，有那么一刻我好想回到年轻时的意气风发，足以像打扫房屋般扫尽这起了毛边的一切。可我不能够。我只是不能够了。

爱总是与悲伤结伴同行

有时候我也想写一些轻松的事，像偶尔从网上看到的风景图片、小猫和小狗的萌态，或者吃了什么美味。我也相信，世界那么广阔，有许多人在探索活着的可能性，他们让我领略到人性的丰盛和自由。就连自己的生活里也有一些细小的时刻，我们可以嬉戏或者大笑。

然而我总是被相似的东西触动。

村里的爸爸腿疼了一个冬天，不肯看医生，因为他说："没用的，看不好的。"突然听见朋友说要离婚，曾经他们也爱得像少男少女那样纯真，却耗尽了盼望和耐心。我们新租了一个两居室，有舒服的布沙发，从窗口望去是和湖一样宽阔的树木。这房子本来是朋友看下的，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我们在租下房子后才得知这情由，心里真是难过。

也许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有意无意都会遇到疾苦。我们聚在一起，分享对救恩的盼望。既然有救恩，也就有需要被救赎的。人们携带问题和痛楚而来。不觉得有问题的人不会来吧。感到能凭着聪明才智为自己张开一片天的人也不会来。所以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和我们那羞于启齿的破碎。

我不想过度渲染所谓受苦，那也不真实。实际上，这是我在其中获得最多欢笑的一个群体。我的生命里没有什么需要向他们隐瞒的，我们像共享晚餐一样共享各人的故事。我们庆祝每一个新生的孩子，像那是自己的孩子。我们分担难处。长期窘迫的人终于有转机，所有人都会由衷地快乐，几乎像是整个群体的胜利——因为我们付出过许多祷告，也因为我们盼望和等候的，是同一位上帝。我们期待看到上帝生活在我们中间，就像当年作为拿撒勒人的耶稣行走在加利利的小村子。

我和C两个人的生活也一样。能租得起一个望见树林的房子让人快乐，但更快乐的是回望过去一切艰难，发现有人默默爱你。

三年前我们刚到北京，贫病交加。我祷告祈求上帝为我们预备一所房子，祷告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相信，但是我突然想起在朋友家见过一张布艺沙发，朋友的妻子凭着女性的审美和细腻，为沙发搭配了粉色有小花和花边的坐垫。我突然哭了，忘了自己在祷告，只觉得生活里全部的苦楚艰难都汇聚在这只沙发上。头一次我发现我也有想要的东西，头一次我发现我已经很久都不相信能够获得幸福。

北京的朋友为我们租下房子。第一次走进那个家，第一眼就看见大玻璃窗下有一只L形的大沙发。多么长啊，垫子多么厚啊，多么新啊。我就像突然捉住了那个急欲离去的人，那一次，我看见他了。

当然，也可以说多亏了为我们租房的朋友，也因为我们终于租得起月租金超过3000块的房子（其实那时还是租不起，因为C没找到工作，正焦头烂额），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的心被改变了。我的心里从此留下一种安稳、甜美的印象，就像小孩子通过得到一个本身没那么重要的东西，却从中体验到父亲的爱。那是一种慷慨又体贴的爱。他给你东西，不为什么缘由，就只是想要你开心。当然，他不会每次都通过给你想要的，来表达自己的心，可是那种印象会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环境。

每逢我再遇到艰难（艰难总是很多的），我总会想起关于沙发的祷告。它在我心里开拓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在那里有被爱的滋味。

这种经验很难与别人分享，尤其是受苦的人。我无法对他们说什么，更无法替上帝说话。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知道上帝和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我知道更深的苦楚可能不在于眼下的难处，而是一种孤军奋战的感受。人承受困难的潜力是很大的，甚至能在沙漠里建造绿洲。但是当他发现无论如何都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人在意他的苦与乐，他取得成就也没有人真心为他高兴，他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动力，更别说奋战了。

难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只有那一次吗？只有那一只沙发？不是的，对于相信的人，连呼吸的空气里都充满爱的味道。可是我们心里仿佛有漏洞，能把美好漏掉；我们心里仿佛渐渐形成一种解释系统，专门过滤希望，而留下愤懑。就像安徒生在《冰雪女王》里写的那个小男孩，怀疑的碎冰落入他的眼里，从此他的心变成了没有生命迹象的冰雪大地，直到那个怀抱阳光、“嘴唇上有金子”的小女孩来把他唤醒。

回顾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得不承认，往往是痛苦而非欢乐，让我们得以成长。结婚后没多久，初恋的爱就消磨光了。我们痛苦地问：“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为什么你要这样来伤害我？”C像一般的丈夫那样，期待一个温暖有序的家，期待妻子能与他同舟共济，一起克胜困难。可那时候我不能够。我带着慢性病，带着严重的情绪问题，每天在家几乎就是睡。难道他的要求过分吗？不。可是我给不了他，在他面前也变得小心翼翼。虽然他很少开口说什么，但是无形中透露出来的失望更伤人。这时候上帝在哪里呢？为什么他没有拿去我的病，让我变得更健康呢？就算不是为着C，我也不想像废人一样过活啊。

这样直到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科波菲尔》——这个故事我讲过好多遍，还是会讲，因为它是真正的神迹——在读到大卫那同样弱小无能的妻子朵拉，尤其是读到大卫对她的怜恤和爱的时候，C突然像顿悟一样，明白了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在对方不能够的时候，你决意担负她的不足。这是一种英雄行为吗？是一种高举个人美德的决心吗？不是。如果是那样，我将更加内疚委顿——谁能受得了别人为你徒劳受苦呢？这会夺去无能者最后一样东西，就是尊严。很多时候往往是无力的一方闹得最凶，因为他最理亏，也最绝望。他也希望自己能振作起来，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他不能说出：“求你担待我，好吗？”因为觉得这是无耻的。除非对方心甘情愿，否则哪怕是夫妻，我们也说不出这话。

所以，这样的决心里，包含着一个人的舍己。他放下了原先对于生活的期待，不再看它为理所当然。因为他突然体会到，上帝就是这样待他的，而“上帝就是这样待他”意味着什么呢？

他郑重对我说：“阿壳，就算你一辈子也不做饭、不工作，我也依然爱你。”那一刻必定有神迹发生，因为我从中看不到勉强，看不到虚伪，甚至看不到绝望。他怀着另外一种我还不能明白的希望说这话。我们的婚姻从这一刻开始，告别了粉红色的少年期，而进入了成年人的阶段。

这几年来C一再地感叹：“阿壳变化多大啊！”我的慢性病好了很多，情绪问题也渐渐减缓，人格比以前健全，也能够好好工作，甚至能胜任。走到今天这一步，需要多少那样神迹的时刻啊。而我始终对C怀着至深的感激，也相信他不会抛弃我。这种信赖感，是通过患难培养起来的。刚结婚时我还会怀念恋爱的滋味，惆怅C不像恋爱时那样爱我，可现在不会了。现在我们的爱情更具体，更结实。

我对他也一样。结婚后我发现他心里有一样疾病，或者说痼疾。我每次想起来都震惊、伤痛，不能释怀。从一开始的吵架、绝望，到不得不找各种资料、大量阅读；从对朋友倾诉，到寻找辅导医治的机会；中间伴随着无数流泪的祷告。我们一再地问：主啊，不是说你会医治吗？怎么还是这样呢？无数次两个人一起伤心、绝望，甚至怀疑因为我们犯罪，婚姻被咒诅了。无数次摔戒指，想着这次肯定要离婚了。这是我们婚姻当中最长久、最深的痛苦。

直到今天，C也没有完全“好”起来，可那却没有毁了他，也没有毁了我们的婚姻。我终于明白那是他身上的一桩苦难，也不再责怪他，反而能真心实意地同情他、扶持他。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被迫不断述说自己，也听对方述说，由此培养出自省和深度沟通的习惯，这是生活里的利器，能克胜很多困难。C变得更宽厚和成熟，令我感慨。他在信仰上也不会打马虎眼，不会得过且过，也越来越不会跟上帝说矫

饰的话，因为痛苦催迫他，逼着他去直面，所有经不起考验的说辞、道理都被这把火烧掉了。

我们不会说痛苦是好的，或者上帝故意要让人痛苦——你不想要啥就给你来啥；你怕失去什么就夺走什么。我相信，这种恐惧是来自对上帝的误解，好像他是站在你对面的一个考察者，不但在苦难经过你时袖手旁观，还会故意给你添堵；更有甚者，他就像人类的父母一样，会以“为你好”的名义，不顾你的意志和尊严，硬要搅和你的生活。

不。上帝——耶稣——永远、永远是与我们同行的人。没有这一点，痛苦不但不能塑造人，反而会摧毁人的心智。有多少人起初看到了上帝道成肉身，相信他是为着爱的缘故来到这苦难人间，为着爱的缘故，甘愿自己受苦——他们的心被触动，接受了这份救赎。可是渐渐地，疑惑的碎冰落进了心里。

我还记得更早的时候，我们一听人说上帝多么爱你，就生气。那是一种混合着不信、苦涩和愤懑的感受。我们看到有人那样沉浸在所谓的爱里，就一阵毛骨悚然，就像看着一个没有人爱的女人杜撰出虚假的情人，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如果要问“你为什么生气？”，我是说不上来的。有时候甚至有种形似谦卑的表现：“我不配啊。”

我不配，所以我也不要。你不用跟我讲爱不爱的，我这样生活就可以了，盈亏自负。

> 谁来告诉上帝不要再管我？
>
> 我已经历了他足够的爱
>
> 好像火烧，飞行和逃走

所以比忘了起初的爱更困难的是，我们忘了起初的悲伤。

当我丧失亲人时，谁管过我？

我穷到把家里最后一个钢镚都花掉时，谁顾念过我？

我在恐惧中苦苦哀求时，黑暗里可曾有过回应？

我被最信赖的人伤害时，谁怜恤过我？

当我被生活的责任、纠结的人伦压得喘不过气时，自由在哪里？

剧烈的悲伤演化成伤口，伤口没有处理，就会流脓，也就是那些苦涩和愤懑。等到结痂后，我们可能早已忘了因为希冀而悲伤的滋味——能够去悲伤时，心还是柔软的——却留下了这丑陋坚硬的疤。

我不能替上帝说什么，我也没有资格去解释别人的苦难。当约伯说，我的苦难加在一起比海沙更重，那是真的。我只能为我所认识的耶稣忧伤，为我所认识的人难过。

昨晚我们一起为村里的爸爸妈妈祷告，祈求主救赎他们的灵魂，怜悯他们一生“长鲜欢”。可是我没有底气，和许多基督徒一样，我拿不准他们会不会有一天“信主”。C说，肉身的亲人，却像生活在两个国度，中间隔着深渊，多么痛苦啊。我们永远不会为自己侥幸“得救”而庆贺，如果我们的亲人还在苦难中。

可是耶稣不愿意拯救吗？他会命定一些人沉沦吗？不。我也永远永远不会相信这一点。那不是我认识的耶稣，不是在我最坏的时候默然爱我的耶稣，不是长久等候我回头望见他的那位悲伤的耶稣。

祷告后我们沉默良久，C说：“你知道当我们祈求耶稣救一个不肯信他的人，那是在求什么吗？”

我问：“是什么？”

“我们在求他上十字架。”

我们在求他上十字架。当我们去请求一个人时，尚且不会理所当然，可对耶稣，我们却往往理所当然。当人指着我们说，你别矫情说什么爱不爱的了，我们心里尚且委屈、愤怒；可耶稣的爱是真实、至诚的，却被无数人斥为虚假，我们自己也无数次这样侮辱他的诚实和尊严。也许我们没有像上帝那样爱过，所以不懂得那么深的悲伤。被拒绝的悲伤。我们会觉得，他有什么难的呢？他是神啊。可是在一颗爱着的心里，一点拒绝都像尖刺，那与能力威权无关。教会里一再述说耶稣的十字架，可除非我们敢于进入自己生命里的悲伤，不逃避，也容让这悲伤借着耶稣的血和泪水洗净我们的双眼，融化那片黑冰——除非是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看待和感受生命，也才有关于救赎的故事可以说。

从某方面说，爱很简单，就是：有你在，就都没关系了。有你在，我是多么欢喜！

我们活在一个拼命宣扬完满、能力、威权的世界，很可能失掉了一种宝贵的知识和智慧。就是幸福不在于身外物。当我读到卢云描写的残障人士，他们的生命从破碎里绽放出那样大的活力和安慰；当我听到那些去到赤贫人中间服侍的人说，他们付出一点点，却收获了十倍于己的友情；当我们在自己的苦楚中，听到那“火后微细的声音”；立刻，痛苦进入了另一种语境，在那里有尊严、有自由、有成长，在那里，舍己带来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由衷而屈”的爱。

如果我是在宣扬一种无视现实不公和苦难的爱，那我会羞愧。可我不会羞愧，因为在耶稣那里，我见到爱总是与悲伤结伴同行。

他以自己的肉体来承受所有人体验过的一切悲伤，作为人，也许我们无法明白这样的奥秘，可是我越来越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他是彻彻底底在爱着的人，所以他的悲伤至深，至大，尤其，有那么多人不

但不认识他，还拒绝他、嘲笑他，就连已经接受他的基督徒，也仍然徘徊在那么远的地方。

每一次祷告，我们都是在求他上十字架，而他每一次都应允了。我的生命是这样破碎，过往的悲伤留给我的伤痕和扭曲，我现在还在苦苦地认识、清理。每一天我感受到自己心里充满了自私、自保、胆怯，我对于别人的同情很有限，就像我对于耶稣的爱太浅太浅。我想到四个爸爸妈妈，感到自己是那样无力；每次听说朋友怀孕，心里也会发酸。我仍旧害怕潜伏在将来的疾病、困厄，以及最终的死亡。可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我怕有一个地方，那里没有耶稣。

我害怕要孤军奋战，而这世界强大，面对死亡我更是毫无对策。我渐渐地没那么害怕悲伤，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可我害怕没有耶稣与我同行。

当我一次次为着这些祷告，我是一次次求他上十字架。如果说我们会因为罪和苦难伤痛，他更会了，因为他知道天国的滋味，也因为唯有他才知道没有罪、没有破碎，是怎样一种明光照耀的美景。而他甘愿再次进入黑暗，涉足尘世，被荆棘刺破额头，被辱骂的话伤透心脏。他甘愿再一次和我一起承担生命里的种种，和我一起乞求不愿意接受他的亲朋：唉，耶稣爱你，你愿意相信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用强力来成就这一切，而是要选择十字架，选择肮脏、卑贱、血和泪水。我只知道这位悲伤的耶稣让我亲近，他走进了我的心。我从不曾爱过一位高高在上的强权者，可如今我爱这褴褛的，骑着驴驹子的王。他进入自己的城市，走进自己的人民中间，在一片欢呼声中默然望向那骷髅地的山顶。

鼻子对准日出的方向

昨晚饭后几家人一起闲聊，谈到渐长的年纪和越来越具体的生活难处。LM说，到四十岁的话，钱不丰裕确实会令人焦虑。是啊，C说，我们现在预尝到了。

R月子内就抱着孩子从东北回京，想必在妈妈家待得实在难受。她和XL还和人合租着，之前就有摩擦，何况现在多了个娃娃。他们收入不丰，接下来显然会有许多艰难。我们都商量着怎样能互相分担一些。

拥有近邻，真是一大恩典。可这样也还是不够的。我忍不住想，我们会就此停留在这里吗？三十到三十五岁——我们会就此被淹没在这些现实中吗？又或者说，现实是什么？当我们想到恩典时，它仅仅是外在的和隐匿的吗？就像一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支付给你的款项？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只是一种信仰框架和信念吗？今天C忧闷地说："各种不同的解释都说得通，这才是叫人郁闷的。你根本没法确定哪个才是唯一的。"

我曾经渴望过超凡入圣。其实从某方面说我一生都在渴望这个，渴望生命拥有确实的意义，并且能经验到。世界最使人难以忍受的不只在于不安全，还在于无聊——也许主要是因为无聊。到最后你发现一切都模棱两可。你发现你依然残缺，可能也不会被纪念。你活过，留下了痕迹，你希望这微小但毕竟纷繁的痕迹真的讲述了什么。你害怕的甚至都不是一片嘲笑的声音，而是无言的冷漠，而你曾以最大的热情爱过、恨过，可幕布揭开后只余下空无。也许你甚至都不是想存留所爱之物，而只想存留你的爱。你愿意忍受最普通或最艰难的生活，只要你确信这是一场奋战，或是一份热爱。"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进入三十岁后，艰难的感受不仅仅来自面对未来时自觉渺小和无力。有钱真是好事情，可以住舒服的房子，为自己和为别人花时，知道"我能够"。它还能为人保有一片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不至于被

操控。这是成年人所需要的。我会怕能力不足或世事太艰难，因此丧失自由和尊严。可是，渐渐地有另一种艰难，在夜深人静时，在停下操劳时，心里会陡然冒出一个声音说：没别的了吗？

我所做的这一切，它们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此时或彼时的种种情节，它们互相之间有关系吗？圣经里告诉我们，宇宙、世界连同我们都有开端，有结局，而这个故事是神的故事，我们在其间，就好比细小的音符编织在许多的乐章里。甚至是一声叹息，都有它的位置。艰难就在于相信这点。艰难在于奋力从昏睡中睁开眼睛，望向另一个没有那么真切的世界。但上帝说那是更真实的。

《银椅》是“纳尼亚系列”里我最喜欢的一部，对我来说，沼泽怪是与老鼠将军并肩的英雄。地下世界的女王要催眠并说服他们纳尼亚并不存在，一切不过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游戏，太阳只是人造灯的投射。就在她快要成功时，沼泽怪把腿伸进火里，让自己痛醒。他宣告说：

> “假定我们只是梦见，或者说捏造出了那一切——树木啊，草地啊，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还有阿斯兰本身。假定这都是我们梦见的，那么我能说的一切就是，既然那样，那捏造出来的东西似乎比真正的东西重要得多。假定你这个王国的黑洞就是唯一世界的话。咳，那我可觉得是一个挺可怜的世界。想起这点来倒也有趣。要是你说得对，我们只是些小娃娃，凑起来玩游戏。但四个小娃娃玩的游戏能成为一个游戏世界，把你那真正的世界打得落花流水，那就是我忠于游戏世界的原因。即使没有阿斯兰来领导这个世界，我也站在阿斯兰一边。即使没有纳尼亚这个地方，我也要尽量像一个纳尼亚人那样生活。”

而我最爱的老鼠将军说：

“我自己的计划已定。只要我办得到，我就随黎明踏浪号往东边去。这船不带我去，我就乘我的小筏子划到东边去。小筏子沉了，我就用四只爪子游到东边去。万一我游不动了，游不到阿斯兰的国土，或者万一在世界边缘给什么特大瀑布冲掉了，那我就是沉下水也要鼻子对着日出的地方，那时就让佩比西克当纳尼亚会说话的老鼠首领。”

所以，三十岁的艰难在于面对内心羞辱所感受到的痛苦，在于不知不觉变得冷嘲热讽和愤世嫉俗。三十岁羞于承认自己还渴望童话，渴望微小的奋斗有意义，甚至——渴望一些具有英雄气概的东西。三十岁的挑战更在于容让现实来挑战梦想，而不再逃跑。我要坚持到再次看到太阳的那一天，甚至扎扎实实去奋斗，而不是躲进灯影里做梦。羞辱感不只来自珍视的东西被践踏，而是我会出卖它，我会为了一杯酒出卖它。正是这一点使我蹒跚。

三十岁还需要智慧分辨妄想和真道。当我看我的日常，最难过的是哪里都只看见我自己。我的渴望，我的恐惧，我的欢愉，我的痛楚。当我尝试越过去，要与他人，与更广阔的事物取得联系，它们就拖累我。它们吵闹着要放大一个自我投射的世界，就像另一些声音要用它们的冰凉来冻结和缩小纳尼亚。我夹在两者之间，经常动弹不得。

新年同时意味着逝去和某些东西即将到来。我盼望着，又害怕着。我盼望纳尼亚的真实。每天工作、挣钱、做饭、规划，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亲人和邻人；我盼望这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然而我感到自身罪的沉重。我恐惧、疑惑，弱小但是骄傲，不满足于从天而降的恩典，因为那不能握在手里，也不受掌控；我知道自己可怜，但这份可怜不是使我仰望，而只让我怨愤。我的心因为怨愤而冰凉，渐渐地看什么都没有意思，瞅谁都不对眼。于是人性的黑暗附和着思想的黑暗，要令我所爱的蒙羞。我不敢把腿伸进火里，不敢为同伴舍却自

身，也不敢跳进海里。如果在心底里我总是个卑怯的人，那我永远都看不到一个更伟大的故事。

所以新的一年，我还是要努力把鼻子对准日出的地方，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鼻子。载浮载沉间，我盼望那比我更伟大的会迎向我，哪怕是迎战我，哪怕我会因为疼痛才惊醒。我盼望祂仍旧更新我如同更新他的世界。我盼望在承担责任、接受托付上，越来越像一个成人，对得起我的年纪。而我也希望自己一天天更像小孩子，有孩子的谦卑，所以能无忧地享受恩典；能像小孩睁着惊奇和相信的眼睛。

而我一生都不会因为相信纳尼亚是真的而蒙受羞耻。

爱的持久战

爱并不羞耻

早上看了个帖子，是一个女孩儿分享女人怎样才能有尊严、有价值，怎样才能让男人重视和主动追求你，而不是倒贴。看到一半时，我们点的餐到了，C招呼我吃饭，我扭头看他，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敌意，把我也吓了一跳。后来，我们边吃饭边聊这个事，我才渐渐意识到，它确实戳到了我的某些痛点和恐惧。

总结那个女孩的意思，一是女人的核心价值在于外貌、身材和性格。一个长得不好看、不会打扮、胖又没有毅力减肥的女人是没前途的，如果再加上她对男人有倚赖、紧抓不放，那她注定只能当个loser，这辈子都别想有人会珍重她。

另外一点就是男女关系仿佛角力，率先流露软弱的人就输了。她分享了很多自己的心得——在与男人相处时，该怎样延迟回短信的时间，不要别人一邀约就立刻答应；在一起时怎样适当地撒娇、示弱（但内心一定要强大），说话如何保持风度，该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香水；婚前绝不能上床，一上床就失掉了全部价值。下面有很多女孩求教，多半是正处在感情痛苦里的人。

我对C说：“我确实什么也没有，性格也不坚强，婚前就主动和你发生了关系，你会轻视我吗？”这么问时我居然流出了眼泪。

C摸摸我：“不会啊，我爱你，我喜欢这样的你。我从来也没有轻视过你。”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像曾经的我：一旦对某个人认真，就变得软弱，甚至恐惧，总觉得对方若认识真正的我就不会再尊重和爱我。为了维持一段关系，有时候纯粹是为了不被抛弃，就死命地抓，一面抓一面感到自己轻贱，痛恨自己，对对方则是又爱又怕又恨。有一天突然解脱了，而解脱的途径是不再爱了。痛过这么一次后，就很难再对谁交付自己。因为寂寞，可能会发展几段短暂的关系，但如果对方不表现出十足的真心和诚意，则自己根本就不会付出任何承诺——哪怕是想也做不到。

我想，如果我就这么走到26、27甚至30岁，我也会有意无意地认同那个女孩子，前提是我的意志力足够坚强。有些很浪漫的人到了30岁会突然变得现实，这多半是因为吃够了苦头。有一天，她会突然意识到：谁都不可靠，只能靠自己。有意志力的人就会一步步建立自身，通过学识、财富和地位的积累，甚至从减肥上也能看出来；而没有意志力的人呢，那就是loser无疑。loser是很难得到理解和同情的，甚至自己也不会包容自己。虽然为了消解一些压力会自嘲为屌丝和女汉子，但在夜深人静时，在面对可怕的亲戚们时，那种心酸和耻辱始终都会像刺一样扎在心里。

当年我的一个亲戚对我说："像你这样，谁会娶你？"而我心底里也一直觉得，是的，真的，我不会有幸福的婚姻——我连婚姻都不会有。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网络上充满了这样暴烈的恐慌和绝望，好像所有人都在集体自嘲，却又不是出于淡定和幽默感。要么就咬紧牙关努力减肥、打扮、挣钱。之前看过小S用来励志的减肥宣言，那可真狠啊，好像胖就失去了为人的资格。而对沦落为loser的恐惧成为做事的最大动机。

看着那个女孩儿的帖子，看着下面苦苦爱着又深深绝望的人，我想我们真是共有同样恐惧和耻辱感的民族，我们对爱和自由的知识也

匮乏得可怜。

本来，能够去爱，敢于敞开自己，受伤而能修复，是强大的标记。在想念他时，能够坦然地说“我好想你”，也不会因此觉得自掉身价；在伤心时，能勇敢地说“你这样做伤害了我”。更关键的，是在心底里能认同自己是宝贵的，作为一个人，值得被关爱、被善待、被尊重。如果只有强悍地自我武装才能活下去，那该怎样面对疾病、意外和年老？你怎样把这些从人生里排除出去呢？那么胖子、不好看的人、没钱的人、一时失败的人、病人、残疾人和老人就全都该自杀吗？这样的话，人口起码要减损百分之九十。像那个女孩说，如果你的丈夫有了外遇，那怪你自己。谁让你不认真打扮、保持身材，谁让你要倚赖他？

这是怎样一个充满了硝烟的凄惨世界啊。

我并不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虽然，这些同样发生在我的生活里。当年我的亲戚断言没有人会娶我，可C娶了我。他娶我时，我一无所有，身体也不好，还有各种神经病。我嫁他时，他没车没房没工作。而且我们都没有料想，婚后这五年，是经历无数挣扎、碰撞和绝望的五年。可我始终记得他表白时说的一句话，那句话令我最终下了决心，要相信一个没见过面的网恋对象。他说：“阿壳，不要怕，相信我，因为我们都有主。”

其实，我不太愿意在这样的文章里谈宗教，就像我写婚姻不是为了秀恩爱，不是为了说：“哦，我觉得幸福是因为我得到了一些你没有的东西。”又或者说，除非你满足了一些条件，你才可能得到幸福。那跟减肥励志帖差不多。我没有励志的经验，实际上我没有毅力又很软弱，一直都是。

可是谈人生，到一个份上不得不触及根基性的问题。虽然可能很多人不会有意识地考虑世界观，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或者

说，都有一个最基础的、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故事图景。如果相信在人以外没有更高的存在，那么很自然的，人自己就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换句话说，你只能负责你自己。你要负责得起呢，那是你的能力；你要负责不起呢，那对不起，这就是命了。虽然好像很多人都采取这个观点，但我很少见到有人能贯彻到底。就像我爸自称无神论者，驳斥我时能把我说哭，可他又会在脖子上戴一个小佛像。

我们都是根据心里这个“基础故事”来决定怎样生活。

在一个除了人以外没有更高存在的世界上，人生死自负，负不起就只能坐等被碾碎和抛弃了。如果当年C只是说“相信我”，我确实没法相信他，因为我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与其相信他，不如相信我彼时魅力犹存，能令一个男子甘愿付出承诺。这也是那个女孩的思路：装备你自己，强化你自己，让某个人觉得没有你不行。

可真的不存在没有谁就不行。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外貌、身材、得体的应对手段。永远都有人做得更好。而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又年轻又美又苗条，绝不失败，从不崩溃。如果是靠这些赢得一个人，你只能不断发展出更巧妙、更有效的手段去控制他，让他没了你不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渴望这样的关系，而不会觉得心伤、疲惫，觉得不值得。尤其是当其中一方本来是真心实意的时候。

因此，当C的表白理由除了他喜欢我，还因为“我们都有主”时，我心里一下踏实了。

我觉得踏实，是因为“有主”描述了另一种故事图景。在那个图景中，世界不是人造的，因此人也不用背负顶天立地的重负。人是被放在关系和秩序里的：上面有神，周围有他人，里面有自己，而人负责看守、管理这个大地，同时享受阳光、雨露、花香、果实，甚至是猫这类搞笑物种所传递出来的、造物之中所蕴含的惊奇和幽默感。

在这个世界里，我和C不是决定彼此是否有尊严、有价值的判断者。我们有尊严，是因为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而且他爱我们，看我们为宝贵，哪怕我们丑、胖、有残疾，经常犯错，也不会取得多大的成就，但我们在神眼里永远不会是屌丝和女汉子。是的，基督教会说，人是罪人，我后来才体会到这个词并不如屌丝更贬低人，因为它的对应词不是高帅富，而是“神的儿女”。说人是罪人，其中一个意思是原先那美好的关系和秩序打破了、混乱了，它有待救赎、修复和更新——而且，神确实这么做了，也必定会做成。而“神的儿女”意味着有些东西是“天赋”的，你努力挣不来，所以你也根本不需要在这个层面上去努力，好让你获得为人的资格。

当时我和C一无所有，可我们刚刚有了信仰，从中生出了爱情能够开花结果的信心。我们确实需要努力，可努力的方向不一样。如果是做运动，那是因为运动和没有赘肉能让身体有活力；化妆，是因为我相信我挺美，而不是相反；读书，是因为书为我连接了更广阔的世界、更多的他人，也帮助我认识自己，了解生活是多么神秘和深邃；工作，是因为创造本身就很有意义；赚钱，是因为希望生活稳定和丰裕，也让我们有能力互相帮助。

本来这一切都有它们的目的和秩序，可它们不应该以恐惧来驱动。

这十年来，我所有的挣扎依然围绕着同一个关键点：我的尊严和价值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什么时候当我疑惑了，有意无意地认同“人活着只靠自己”，我就过得十分悲惨。我会对C和别人产生依附——他们说我好、喜爱我，我就觉得自己有价值，相反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到一个地步，C甚至连不高兴的空间都没有，因为他心情一不好，我就怀疑他不爱我了，肯定是我哪里不够好。我要么努力“改善”自己，要么就怨恨他，因为“你不是爱我吗！”。

可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会重新记起当初托起我们的那个故事图景，在那个故事里没有恐惧，因为“爱里没有惧怕”。在那个故事里没有羞耻，因为真正的爱喜爱被倚靠、被需要。连耶稣都曾对门徒说：我在磨难中时，陪伴我的是你们。

爱是流动的。

在那个故事里，我们很恰当地与大地、河流、小花小草、小猫小狗为伍，我们有自己的位置。我们不需要奋力挤到最高处，也不会堕落到深渊里灭亡。因为耶稣对所有愿意冒险相信他的爱的人说：不要怕！我必不会丢下你，使你做孤儿。你在这世界上有苦难，可是你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现在离开这里，是为你预备地方去，在天父那里有你永远的家。有一天我要擦去你所有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号和疼痛，因为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这就是我的尊严。这就是我全部、全部的价值，希望和倚靠。倚靠人也许会失望，可是我们能够容让失望，也容让彼此软弱、犯错，因为有一个绝不会令我们失望的对象，在那个故事里。圣经里说，不以福音为耻，意思是不以真正的好消息为耻。很多时候“以为耻”比持续地相信要容易得多。做基督徒要面对极大的挑战，当全世界连同你自己都叫喊着，要你认同活着的荒凉和无望，要你觉得自称屌丝和女汉子是另一种谦逊或另一种尊严，要你通过预先把自己踩到很低很低、把希望赶进黑夜和梦幻，来赢得一点点活下去的可能性，而你面临选择，总是面临选择。

我只希望有一天，该跑的路我跑过了，人生里所有的奋战，我终于能视它们为美好，也感到值得；当我渡过那条大河，去到天国的门口，我远远望见那为我哭过、伤心过、欢喜过、活过、死过的人，那一刻，我要把曾经重视的东西都丢下，我要赤裸裸地朝他跑去，直到彻底消失在他温暖的怀抱里。当我还活着时，我将长怀思念，也不以

我的软弱为耻，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渴望爱、努力去爱并不羞耻，“渴求，就得着”。

爱的持久战

几年前读孙瑞雪的《爱和自由》，始终没忘了里面提到的一对夫妻。

说，做妻子的小时候缺爱，遇到个疼她的老公后，多年压抑的需求开始暴露，甚至爆发，人变得十分任性。而丈夫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给予她很大空间，类似什么呢？如果妻子说：“我要掘地！”丈夫就会说：“给你锹！”

那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爱和自由——爱会带来自由，而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爱。人唯有在爱和自由的环境里，才有安全，才能舒展，才可能长成好人，如果小时候错过了机会，修复期会很长。“给你锹”意味着选择相信爱，也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对方一定会好起来。

那位妻子用多久才“好起来”？十年。

另一个论持久战的故事，是巴学园园长李跃儿写的。她写他们幼儿园的一个小男孩，刚去时胆怯得像只小老鼠，别的孩子都呼啦啦地结队玩儿，他总是躲在角落，有时甚至藏在窗帘后。他安静到幼儿园里仿佛没有这个人。因为这个孩子是从传统幼儿园转学的，他唯一知道的是犯错要受罚，但又并不清楚哪些才是“错”，所以，对他来说“错”无非是老师的脸色和打骂。

李跃儿和其他老师花很长时间才让他体会到幼儿园是安全的，在一些必要的规则下，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使犯错，也只是会被一遍遍温柔地劝阻，绝不会被打，也不会遭受侮辱。

某一天，孩子突然像开了锁的猴儿——甚至像被释放的小魔鬼般开始砸东西、尖叫、打人、抢别的孩子的玩具。那真是一场劳心劳力的苦战。因为最迅速的手段——责罚——不能用，老师只能一次次把他抱开，告诉他那不对，不允许；然后还要一次次对他说：哪怕是这样，老师也依然喜欢你。她们唯一拥有的就是信念，对爱能释放和改变人的信念。李跃儿形容那是一场从地狱里抢救人的战争，有好多次她累到筋疲力尽，怀疑长夜不会过去。

为什么要这样苦熬？

因为，“如果一个饱受压抑的儿童遇到爱与自由的环境，通过观察和验证，他发现这个环境大概是可靠的、吸纳他的，觉得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成人大概真的爱他，真的会乐意帮助他，那么，这个儿童就会逐渐展开他的生命形式，逐渐开始试验——试验这个环境对他接纳是不是真的，试验这些人对他能够爱到什么程度，试验能不能做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而转机来自一次冲突。那天他又摔东西，把别的小朋友打哭了，李跃儿阻止他时，他突然开始撕声裂肺地大哭，久久不能平息。她紧紧地抱住他，不管他怎么骂、怎么用脚踹她，都不松手。最后他终于哭累了，伏在地上啜泣。

她感到时机到了——

“我轻轻抱起他，把他抱在怀里。在我抱起他的第一个瞬间，那个小身子，便软软地贴在了我的身上。

“我的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苦尽甘来的感觉啊。每当这种时刻的来临，我怀抱着孩子，都要忍不住流泪——为这个孩子刚刚经历的苦难，为这个小生命的苦尽甘来……”

每次我读到这里也会哭，是一种夹杂着感动、难以置信，但终于相逢了真理似的哭。说心里话，那孩子不但令人头疼，也很让人生气和厌倦——因为太难以理解。在这场持久战里，一个那么小的人儿身上居然蕴藏着那么多的阴暗和怒气，真是一大考验。李跃儿居然能坚持，坚持它属于苦难，而不是什么该死的东西。

一个人的悲哀不在于他会犯错，而在于他仿佛自带一种螺旋向下的东西，越挣扎越陷得深。不但别人会对他失望，他自己也深感无望。他心里像沸腾的锅一样翻腾着怨愤，却不知道该生谁的气。有时这样的人看起来胆小冷漠，那不过是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把太过尖锐的痛苦囫囵压进心底最深处。如果遇到想要靠近他的人，他不但无法珍惜别人的好意，反而会在一种莫名的失控中毁坏一切。

有人称这为罪，有人认为是人格缺陷，有人说是病，还有人纯粹把它看成因果报应的活该。不同看法会带来不一样的对待，而在这个故事里，李跃儿差不多是用她肉做的胳膊，硬生生抱住了这滚烫的东西，始终没有丢手。她称它为苦难。

苦难又对应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孙瑞雪和李跃儿所持守的蒙氏教育理念，源自一位天主教徒，换言之，对爱与自由的信念来自天主教。这两年我读了一些天主教灵修方面的书，最令我惊诧的是他们的“人观”。

一般人或多或少都知道，天主教和新教对人的看法，其中一个核心是关于人的罪：人选择离弃天主过自由的生活，后来却发现这自由人承受不起。离弃天主——离弃创造和生命的源头，是罪原初的意思。而罪又生罪，于是世界变为今天这般暴烈。奇异的是，他们谈罪时，我感受不到里头有对人的恨恶。他们会说人已经很坏了，但因此又是极可怜的——原本照着天主形象造的人，堕落为仅仅比魔鬼好一点的存在。你可以说人自甘堕落，也可以说人很无奈：仅仅是一念之

差，想要尝尝想象中“便如神”的至尊滋味，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断裂。他们用来形容人境况的一些词——wickedness，wretchedness，nothingness，emptiness，misery——使我对“罪”有了更切身和丰富的体认。更重要的是这些词不但揭示了无助和绝望，更唤起人心里的震颤，对什么感到震颤呢？苦难里的人会呼“天”，换言之，苦难里的我们总有那么一刻会突然期待救赎，哪怕对什么是救赎还一无所知。

李跃儿坚信爱能带来救赎，而且那么决绝彻底，还有成效，让我这个基督徒非常震撼。虽然基督徒是更多谈论爱和救赎的人，但实际情形是我们同样缺乏对爱的经验和信心。有时候我好想回去做“慕道友”……因为在教会里得到最大宽容和最多疼爱的常是刚对基督教发生兴趣的人，就像那个刚转幼儿园的小男孩。可到你宣布你信了，也洗礼成为基督徒一分子后，你渐渐发现这里变成了最传统的幼儿园，充满各种“不可说”“不可摸”“不可做”。初信的人多半热心，这种热心也很受鼓励，于是他很快参与到教会的各种“服侍”里去，很快用同样的话祷告、展现自己最好的样子、表现出同样的嫉恶如仇……有一天却突然发现回不去了。有些弟兄好凄凉，信主多年仍然陷在色情网络的瘾癖里，可这最破碎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却是最见不得人的。又因为圣经对“邪情私欲”有非常严厉的教导，他觉得上帝一定对他失望了，甚至——他肯定要下地狱了。如果他同时是“幼儿园”里的“小班长”，那就不得不过一种人前人后截然不同的分裂生活。

当那个孩子在老师怀里大哭大骂、狠命踹腿时，他最恨的不是老师，而是他自己。一方面他绝望，另一方面他又很想彻底地试一试：你说爱我，能帮我，你的爱到什么程度？我已经对自己绝望了——谁都说我是坏孩子，我百分之百认同。你好像从我身上看到我看不见的希望，你真不是开玩笑么？你知道你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么？

这时他站在一个关键又危险的点上：这时若抱着的人放手，也许会就此失去这个灵魂。

所以，我感觉李跃儿做的事，是特别“基督徒”的。基督徒的焦点不在于改变人格、使人内心淡定平静、塑造出一批道德高尚的人，基督徒的焦点只有一个：当人冒险打开自己的灵魂时，他是否真能遇到上帝。当他绝望地呼喊说“我恨我自己！我活着已经在地狱里了”的时候，他会不会在死人当中遇见那位复活了的基督。

基督不是抽象理念，不是道德法官，不是云端的诸神，而是会伸出肉做的臂膀来紧紧抱住你，任你哭、任你踹、任你骂天、任你掘地三尺都死也不松手的那一位。到你终于筋疲力尽时，你发现他正用热毛巾敷你的脸；你抬头，看见一双流泪的眼睛，为你刚刚经历的苦难，为这个破碎生命的苦尽甘来……

唉，可怜只经历过传统幼儿园的人！可怜我们基督徒——刚信没多久，还没来得及品尝被爱的滋味、没来得及和上帝相处得更熟一点，就被赶鸭子上架；怀抱还没捂热，就痛失吾爱……

什么人能说出“给你锹”？不是为图自己一时松快而纵容的人，不是因为怕被抛弃，而不敢说不的人。说这句话是要负责任的，而他得怀有相应的盼望。几年前我最困顿时，C也很痛苦，但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阿壳，哪怕你一辈子也不工作、不做饭、不做家务，我也依然爱你。”后来他告诉我，因为他感到神就是这样爱他的。那时他为色情成瘾害怕得要死，一次终于豁出去，问主说：

“即便我脱离不了，你也爱我吗？”

“我爱。”

“我一生都脱离不了，你也爱我吗？”

“我爱。”

“我这一刻后悔，下一刻又重犯，你还爱我吗？”

“我爱。”

只有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以年为单位——我们才有机会筋疲力尽，因为苦难本是深渊，人性也是深渊。但比这黑暗深渊更深的，是神慈悲和爱的深海。

有人问：“你和C为什么那么要好呢，是不是真的存在‘灵魂伴侣’？”我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刚恋爱时他开玩笑说：“摩羯和天秤是风吹土，沙尘暴。”确实。半夜打架用头撞墙这种破事儿就先不说了。我们不确定是不是有彼此度身订造这种事。但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先我们恨人、恨世界、恨自己，可我们在神的怀里踹过……而他至今没有松手。

曾经我们对改变自己绝望，可当我们和上帝越来越“熟”，他从一个陌生人、审判官渐渐变成我们的老师，甚至，有一天真的成为爸爸。我们不知不觉也随之改变：从野蛮惊惶的流浪儿，到可以随意走动的家人。那么爸爸是什么？他是一个比你更认识你的人，因为他爱你比你爱自己更多。也许人间的父母不这样，可神是。

可怜的孩子们……来吧。给你锹。你怕吗？是的，地可以掘穿，人坏起来仿佛没有个底儿，可你要听见他说：Try me！

去爱就意味着去受伤

爱是不能计较的。如果心里抱着应该得到回报的念头，爱很快会转为失望和怨恨，渐渐枯竭，像苹果树苗在荆棘丛中。说夸张点，如果不抱着必死的决心，爱是谈不上的，因为去爱必然会遇到伤害。很

多时候不是谁故意要害谁，而只因为我们都是人。爱说白了，就是死也不后悔，去爱本身就值得，而是不为了一个预设的结果。

今天我之前的领导冬冬对我说：“不要觉得领导就理所当然要带你、照顾你。你们都是平等的人，各自都能发挥作用。”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失望怨愤怒气，都是从“应该”里来的。我忘了，领导也是人，有所能有所不能，就像我——我们都在各自的限度内尽力了。如果我不接受对方是有限的，那只会生气，渐渐变得苛刻。我倒是为了领导对我苛刻而感到委屈，因为我会同情自己。同情的意思是“我知道你不足，可我也明白你尽力了，再往下你需要的是帮助。我们一起来找出路，并且我愿意信赖你，信赖你起初的那份真心”。

于是我渐渐忘了我爱过。我后悔曾经的敞开，觉得所信非人。可这只表明我的幼稚——你打算去爱吗？你要有觉悟，你将会面对残缺的人：对方，还有你自己。你要准备好遇见脆弱、过错、退缩乃至背信，而这一切并不起于欺骗。在开头，好意多半都是真的。

我和C也一样。渐渐地，充斥在我们之间的是累积的失望和随之而来的提防以及冷淡。我现在才明白，对关系而言最大的陷阱是揪对错。因为是非对错是最明白的东西，它们是真实的。可我们往往会放大对方的过错、缩小自己的。又或者，同时对对方和自己失望，这就走进了死角。

这一切都源于一份对完美的期待。“你不是爱我吗？怎么会？”越是美好的起头，越会加深这样的期望值。我们一生都在渴望完美：完全的爱，绝对的信赖，没有伤，没有罪。这份渴望本身不是错，我相信，这是伊甸园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回响，这份渴望有可能会引领我们最终回到家乡，因为伊甸园是神出于爱给予人的，它将终身呼唤人，莫失莫忘；它将终身呼唤人，不要停留在寄居地，除非回到天父所在、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乡，否则我们的饥渴永不止息。

“上帝将永生放在人心里。”因此它是祝福。从这个意义上说，及时行乐、愤世嫉俗和绝望是极其悲惨的事，它们让人客死他乡。

基督的爱是现实之爱的最佳范本。作为唯一一个没有罪也绝无过犯的人，他从不亏负谁，本来应当赢得最无瑕的爱才对。可是他爱的是有罪、有伤的人。一份完美的爱在尘世间遭到的是践踏。他信实到底，却被背叛、被侮辱、被杀害。他是那么温柔，却遭遇暴烈。他公义，却蒙受冤屈。他爱以至于死，可直到如今，我们依然轻贱他，轻贱他，为一块面包，为一瞬的享受就能将他抛在脑后……

然而基督用他那怀着必死决心的爱持久地祝福我们，这些活在尘世中的人。他为我们指向一个笔直的目标，那就是天父所在的家。“到那日，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常常会问，为什么现在那么难，为什么那个应许迟迟不实现，为什么我还要遭遇那么多的伤害……很多时候他不回答我，现在我想，是因为这世代还没过去，还有许多迷途的人，许多悲伤绝望的人，需要实实在在看到一份愿意爱到痛、爱到死的爱。基督离去后，把如此宝贵、荣耀的职分托付给了我们，托付给了我。他说，你不要再说自己多么不好，不配活下去，不配去爱，那是你自己的标准，不是我的。你期待你自己成为神一样完美无瑕疵不会犯错的人，觉得这样才有资格。你错了。接受不完美就是谦卑。带着不完美去炽烈地爱、跌倒又爬起来，像小孩一样对自己和他人的过错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要比像天使一样光芒四射更可爱。在伤痛和脆弱中始终遥望家乡，为爱里的一点点小事欢欣喜悦，宽恕人也宽恕自己，这正是我给予你的爱。

我想，我迷失得多么深……太久了，我对爱感到绝望和疲惫。太久了，我没有对C，对我身边的人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太久了，我期待尘世里实现天国，却忘了我们这个旅途，它那混合着眼泪、血和泥土的味道，将要被写进神的故事里，连天使都要为之惊叹。

噢，主啊，怜悯我。怜悯我这一切的过错是因为思念你。我盼望那永恒的家乡，渴求完全的爱、温暖、赞赏和喜悦。我盼望播下一颗种子，它绝不会令我失望。我盼望再也没有伤害、失望和黑暗。主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你承诺过。而如今，我走在这混合着眼泪、血和泥土的路上，只有在想起你的眼泪、血和泥土时，我才得着了安慰。

给我你的安息，是当初你从天父那里得着的安息。就在你和天父、圣灵的完全的爱里，这份安息永存，哪怕是现时现今，我还在地上，只要仰望你，我就能尝到。

原谅我，原谅我一切的过错，也帮助我去原谅。主啊，帮助我去爱，也用你的爱来支持我，因为你知道在这世上，在我们短暂又不完满的生命里，去爱就意味着去受伤。

婚姻的杯

婚后好几年里，我们始终都为没有在教会举办婚礼惋惜，也遗憾没有机会在牧师和亲朋的见证下念出婚礼誓词：

> 我接受你为我的丈夫/妻子，从今天开始，无论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健康、是疾病，都不离不弃，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别人的婚礼进行到这个环节，哪怕新郎和新娘不过是含泪柔声说出这段话，我都像听见了钟声。预备婚礼的忙乱紧张，不认识的人临时被凑在一起的陌生感，主持人偶尔令人尴尬的插科打诨，披花结彩的拱门、圆桌，地上跑闹着拾捡花瓣的小孩——这一切统统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对新人，从后面看去是那样细小，仿

佛赤裸裸地敞露在某个神秘难言的时刻。他们当众宣誓，在对生活怀有最大期待的日子里说出暗含疾苦之言。

观礼的人为他们欢呼、祝福，也在这一刻润湿了眼眶。婚礼的庄严和震撼，在于人怀着赴死的决心，愿意交付自己——这是人生中不多得的体验，只有出生、死亡和信仰可以比拟。它也预示着接下来不是鲜花铺就、直达天国的大路，而是欢笑和泪水交织的战斗。也许新人还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可婚礼的誓词里凝聚了多少真知与智慧。

我和C结婚快六年了，在朋友们当中，在我们的“汤汤水水五味杂陈吐槽俱乐部”里，算是资深已婚人士。每逢有好友准备结婚，来找我们分享经验，看着他们像孩子期待新学年般喜滋滋，我总是忍不住想伸手保护他们……从婚前守贞的必要，到婚后可能面临的失望、痛楚。我只觉得有一肚子话想说，却说不尽。他们即将同舟共济，我多么希望那照亮了他们的喜悦之情不会暗淡，而是停留更久一点。

可基本不会超过三个月，他们就加入了我们的“吐槽俱乐部”，一起目睹婚姻里的奇景，讲述那些肠子都为之扭结的事。

婚姻里的头一个痛多半是失望。一个丈夫反复说：“我只想过简简单单的生活。”他觉得自己期待不高，要求也不过分，因为相对于席卷所有中国人的对钱的恐慌，“简简单单生活”不需要豪宅好车，也不需要拼爹，只要能早睡早起，生活有规律，好好信上帝，积极参与教会里的服侍，到了要娃的时候就生娃——然后该怎样就怎样。

他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需求，在妻子那里都不简单。首先，她常年睡眠焦虑，不能早睡也很难早起。她父母离异，家庭复杂，对于走亲戚等通俗人情事务有着和一般人不一样的理解——新婚头一个春节会问：“为什么一定要和爸妈一起过呢？”她喜欢旅行，婚后还说过想要去流浪。他是单纯的人，对妻子满腔赤诚，我们看到他仿佛受到惊吓久久不能平息的样子，都觉得有点可怜。

如果单单听男方的说法，可能会觉得做妻子的很奇怪。可是“俱乐部”的好处是双方都有机会说。她那边的情况是，从小母亲就得了病，父母都无暇关顾她，她的童年和青春期笼罩着阴影，孤苦又寂寞。由于家庭经验残缺，她没有一般人（尤其中国人）对于亲族的归属和重视感。而流浪的梦寄托了她少女时期脱离困厄的全部希望。

还有许多林林总总，琐琐碎碎，使他们婚后半年都像在鏖战。多少次她哭着离家出走，多少次我们看见他一片茫然，像在解很难的数学题。

结婚前我们很少能设想这些（当然也不该提早忧愁）。然而，在婚礼上说出“我愿意”，等于接受了另一个生命的托付，这托付是沉重的。恋爱时讲述彼此的过往，恨不得把一生都说尽——也以为说尽了。可我们讲的只是事件，还有一些表层的情绪，只有进入生活，才具体经验到它们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他沮丧消沉的样子，沉迷游戏的样子，下班回来累到一句话也不想说的样子，冷冷发怒的样子；她的喋喋不休，一天要把地板拖三遍的神经质，有意无意透露出来令他觉得自己无能无奈的蔑视——这些未必是当前生活带来的压力，如果愿意或者说敢于追溯，会渐渐摸索到一个人的成长史。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觉得蛮有道理。一方面，它会埋葬我们对爱情不切实际的想象和寄望，逼使我们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是坟墓，里面藏着我们的过去，尤其是那些我们不想触碰、深深压抑了的记忆。可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它都会在婚姻里暴露出来，或者说渗透出来。也有人认为，过去的事情没必要再提。当然，这要看为什么提、怎么提。如果只是反复咀嚼仇怨和伤痛，那确实没有好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说，那些仇怨和伤痛都是没有洁净过的乱葬堆、没有处理好的伤口。再度提起不是要熏臭一片天，而是想要得到治愈。

尤其在夫妻关系里，如果不能明了过往对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很难去理解，更别说包容和扶持了。

我和C互相述说了六年。我们算是爱说和能说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事件依然是事件。我是近两年才体会到他心里深藏的自卑、对于要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的渴望和恐惧，以及作为男人深怕自己无能和无奈的压力。他也渐渐才理解我的一些奇怪情绪，譬如睡前焦虑。我总是害怕他先睡着，一听见他那边发出浅浅的鼾声，就觉得心脏被一种说不清的恐慌陡然攫住。看来是小事，但这些为我们带来许多烦扰，甚至是痛苦。结婚头几年，他常常疲于应对生活，一挨床就要睡着。而我会叫他，摇晃他，到一个地步甚至拍打他，或者突然生气。那阵子他甚至不敢主动说："关灯吗？"而要硬撑着等到我觉得有了睡意。他很不解，我也很自责，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过程中，是他的怜恤，伴我度过许多个夜晚。他虽然不明白，但还是努力体贴我，为此把他小时候的事翻来覆去对我说，如果有一天能写成书，那也是一部很精彩的"一个人的村庄"。

正是在反复讲述的过程里，我们认识了彼此，也认识了自己，不夸张地说，甚至由此认识了上帝。早先我们还会为对方的一些表现生气，无论是明明的发怒，还是暗自怀怨，可现在越来越不会了。我知道他突然脸一沉，是因为什么。他也明白当我被某种情绪缠绕，承担不了一般人视为寻常的小事，里面有什么样的苦楚。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另一个人生命的分量，是那样沉甸甸，而使得我们能够去承受的，是在里面看到上帝的恩典。

卢云说："如果喜悦不能出现在悲伤的地方，那生命之杯是不可饮的。"甚至，若苦杯里没有喜乐，连耶稣都无法将它饮尽。

基督教是谈论受苦特别多的宗教，以致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基督徒病态地宣扬受苦。我们以前也一度这样觉得，也以此要求自己。在

面对生活的困难时，你如果不能欢喜地、正确地顺服，就不是好基督徒，至少也是二等基督徒。

然而卢云说：“这伟大的顺服从何而来？‘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愿意的。’没有听到爱的声音时，有谁能说是的？没有阿爸可诉说，有谁能说是的？如果没有片刻的安慰，有谁能说是的？”

这不是一种咬着牙的姿态，也不是剑拔弩张的肌肉锻炼。里面蕴含着温柔的确信。是啊，生命的杯里有破碎、困厄、罪和伤痛，但它们会被酿成美酒。我们说不清时间是怎样令葡萄酒自苦涩里透出甘香，也不明白恩典是怎样渗透我们的生命，使它变得醇厚而有层次。

换句话说，在婚姻里恩典会带来真实的医治。

前段时间我们互相给对方做医治的祷告，一共做了十来天。所谓医治的祷告，主要是针对记忆。虽然基督徒会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但在实际经验里，它很少瞬间发生。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在那一刻身份转换，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它的效果要在很长的时间里慢慢显现，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借着教会经验和生活经历，借着个人阅读和思考。而医治祷告是一种直接体验。

我们在那十多天里一再重回过去，重新认识当时的破碎，明白他人和自己的罪在生命中带来怎样的损伤。我们在祷告里遇见耶稣。和平常阅读、思考中明白信仰不一样，祷告里遇见耶稣，格外能体会何为“道成肉身”。有些你怎么也绕不清楚的事，很快就理顺了；有些你遗忘了的痛点，一下被触到，并且得到医治。最关键的是，记忆里不但储蓄了事件，更引发我们对世界、他人和自身的看法，换言之，形成了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也能靠阅读和思考改变，但是我们的意识有许多复杂的层面，平时往往触及不到。而在祷告里，圣灵会温柔地指引。在祷告里明白到一节经文，它带来的改变是很直接的，有时

甚至身体都变得轻快了；它的影响既深刻又持久，你能明确感受到心里有一小块阴影永远被驱散。

夫妻俩一起祷告，对于感情的修复也很有帮助。有些事我虽然听他说过多次，但唯有在祷告里，我才亲身体验到那是何等的痛楚，明白到他背负着这些来生活极其不易。我仿佛透过主的眼睛看他，透过主的手摸他，心里生出深深的怜悯。

有一次我们为我小时候受到侵犯的事祷告，我对他说，我感到小时候的我变成了一个猫头的小布偶，软软地瘫在床上。他一听，立刻失声痛哭。那一晚他为我流了许多泪水，怀着极大的怜悯和热切，一遍遍为我祈求恩典。而我的心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复苏，从冰凉变为温暖，从愤怒到能接受安慰。也只有在祷告里，我才意识到被我遗忘和压抑多年的这件事，它带来的损伤有多大——几乎等于从生命的起头，就把我劈成了两半。成年后我关于惊恐、焦虑的体验，以及在两性关系上的混乱，全都和它有关。

在祷告里，我们才更真切地体验到婚姻——生命，是一杯混合的酒。里面有货真价实的苦味，也有比痛苦更惊人的东西。我们会问：主啊，为什么有这些事？有一次我感到耶稣拿起我的手，放在他的心上，那是一颗炽热的心。当我问："那样的时候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这里，也在十字架上。"

我反复思想这些信息，觉得又明白，又不明白。可是我看待那件事不一样了。我不再觉得那是一件必须从记忆里割掉、割不掉就得埋葬的事。它真的埋不了。埋得越深，越会像核辐射一样腐蚀我。可是如果我愿意把它拿出来，再一次，放到真正爱我和怜悯我的人手里——呈现在他们的眼光中，它就被洁净了。很难用语言形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祷告里，教义以一种有血有肉的方式穿透记忆，改写它，但我却无法用教义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

我们在祷告里经历彼此的生命，遇见并未缺席的耶稣。曾经那么遥远抽象的事，终于变成真的了。

《心灵的治愈》里写道：“（从此他）在自己软弱的时候，在生活的困难中，在他人的奇行怪事中都能够轻松地微笑，因为祈祷者已经开始看到自己整个生命都是一部救恩史。”

这使我们感到彼此的生命或好或坏，都没有一点浪费，尤其是在痛苦里凝结的经验，能够为其他人带来宽慰和希望。我们吵过那么多架，经历过许多诱惑和试探，也深深地绝望过，可是如今这些都成为可以讲述的故事：有开头，有可以期待的美好结局，有精彩纷呈的过程与高潮，甚至也有许多笑话，最后最重要的，是里面有我们挚爱的人。

体会过爱和被爱滋味的人，也许就不需要更进一步地解释。那是一种胆敢托付生命、愿意为之奉献的感受。就像在婚礼上一样。你还不确定面前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在激励你，你只是感到被激励。你只觉得有一种热望、一种愿意直面一切挑战的气概，渴望此时此刻就有机会施展。

婚姻就是这样不可多得的机会，只有信仰和死亡可以比拟。

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彼此的缺陷、过错，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恐慌，因为相信这些不但会被赦免、洁净，会得到医治，还会结出美好的果实，因为上帝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里看到了，相信还会看到更多。我们的不足依然需要对方的容忍和宽待，但现在不难忍了，很多时候都能一笑而过。我们对彼此如此如此熟悉……因为在那些痛得快死掉的时刻，他和耶稣都在那里。从今以后我们有了过命的交情。

我们还体验到爱的另一个层面，是超越两个人的。一个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一个人，当它发现自己是救恩史的一部分，它就看到自己是在更广阔的限度内与他人有关。我们的罪咎、伤痛、破碎，经过恩典的酿造后都可以成为供他人畅饮的美酒，因为它透露出同样一份救恩的馨香。在友谊里，酒能解怀，也能使人欢庆。

如今我们看身边的夫妻朋友，不管他们遭逢什么样的挑战，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寻求，我们都觉得有无限的希望，甚至提前就为他们感到喜悦。

上帝为我们亲自酿造美酒，里面有苦味，但是苦后有余甘，因此我们敢于品尝。回想婚礼上那美丽的誓言，它其实是耶稣举杯发出邀请：

> 这杯我喝过，里面所有的苦难我都已品尝。如今我为你们存留永恒的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就在这杯里。相爱的人啊，不要胆怯！不要被那窥探你们的恶意恐吓，不要哀求，也不要求饶，因为你们不需要。我自己做你们的救主，我要亲自寻回、缠裹、医治，我要滋养你们，叫你们成为幸福的勇士。你们需要选择是否接受——我所喝的这杯，你们愿意喝吗？

那种时候，一定有天使敲响了天上的钟，为地上勇敢相爱的人祝福，因为他们需要许多的喜悦作为鼓励，哪怕在欢悦的时刻，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那一点歪斜的样子就很好

好几年前，有一次H对我谈起爱一个人的美好，我听了半天，发现她指的是单恋。对当时的我来说，单单去爱而不求回报，甚至因此感

到幸福，是一种陌生和难以企及的思路。可是她看起来很坦然，不像我印象中单相思那可怜的样子，反而让人觉得强大和自由。

对于自己，我曾暗暗觉得欣慰：我不会渴求一个人、一件事而得不到，或者说，我从不去渴求得不到的东西。我不会去挑战难度太大的关系，也不曾离开自己那小小的立足点太远，免得回不了头。我拒绝太深的失望和受辱。

一些单恋多年的人，有的令我感动（但无法想象），有的让我觉得可怜。小学和中学常有校花和校草一样的人物，差不多半个年级的人都暗恋或倾慕她（他）。我不做这样的事。多么卑贱呢，人为什么要去爱不爱自己的人？所以我对他们只是远观，也觉得自己可以不从众。这样直到高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校草一起骑车回家，那一路我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原来我之所以不喜欢他，只是因为没有自信能被同样喜欢上而已。对于受辱的恐惧，远远胜过了去欣赏的快乐。

那些在放学路上等候，偷偷记得对方生日，悄悄写情书，默默送礼物的人，我忍不住觉得他们可怜。尤其，若再加上喝醉，洒泪，迷狂，崩溃，不能自已，那真是想想都可怕。

只有一次，一个人让我旁观了另一种景象。当时班里有个沉默寡言的住校男生，每天晚自习前都会去饭堂打水，有时别人会托他捎带，他就抱着三四个保温瓶下楼，再默默地抱上来。后来我发现，他每次都会走到英语课代表的桌子旁，拿走她的空杯子，而她从来没有开口对他说什么。别人告诉我他单恋她好几年。有段时间全班都知道她和另一个男生的恋情——那个男生浪漫而激烈，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张扬又极有存在感。可这一个却只是每天给她打水，一打就是三年，也许连表白都不曾表白过。有一次我看着他慢悠悠走进教室（应该是刚吃过晚饭），左一个又一个地收集暖水瓶，最后把她的拿上。等到他再上来时，她已坐在课桌前，他把水瓶朝她一递，她伸手一

接。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环绕在他周围有一方小小的、看不见的空间，里面有种温柔和煦的空气，仿佛他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要自在很多。

我体会不了这种情感。对我来说，最幸福的只有一种情形，就是你爱的人他也爱你，你渴求，就得到了。甚至在已经确定的关系里，我也会控制不住地一遍遍确认：是真的吗？会一直这么爱吗？这样那样也依然爱吗？总有一种虚空塞留在我心里，好像我一点都不能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怎样的，我焦灼地盯视对方的眼睛，渴望再一次，又一次，从中看到起初那光亮美好的我自己。

婚姻没有使这些自动消失，因为婚姻并不令他瞳仁中那小小的剪影长久地存留。相反，那片虚空显形了——我有那么多的缺点，那么多的坏习惯，面对生活挑战时，常常会无能为力很久。原来这才是我，可是不——我不要这个我。我要你当初看到、喜欢上的那个我。那个我哪里去了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是徒然责怪他：为什么不像那样喜欢我了呢？他很无奈也很委屈：我喜欢的呀。可是那热切的眼神呢？那些吻呢？那不用说出口也如影随形的爱的氛围呢？

我认识的夫妻里，有几对也有类似的困扰。妻子觉得不再得到丈夫的关注和欣赏，心里渐渐积累了许多失落和幽怨。丈夫一方面莫名其妙，一方面也疲惫：我这不是在努力照顾家庭吗？你到底要什么？我也需要你的支持啊。

有时两个人依然努力生活好几年，直到有一天发现，长期的失望已经给彼此的感情磨出了很深的伤口。

在所谓“有信仰”的婚姻里，危机也是很真实的。一次，豆瓣上一个友邻给我留言：原来教友也会吵架啊。何止吵架呢？有信仰不会让人成仙，反而常常把人带到更深的痛苦里，因为它要你直面那片虚空。

有两年我怕自己会精神出轨，因为迷恋恋爱的感觉对于我是一种习惯，甚至是沉闷生活里不可缺的调剂。刚结婚时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啊——再也不用谈恋爱了！再也不用经历患得患失，不用自觉卑微，担心被嫌弃，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能够彼此挚爱的人。所以当恋情的浓度减弱时，我惊慌了。怎么还会这样？他是不爱我了吗？紧接着是那熟悉的羞辱感：你以为在他眼中你一直会如珠似宝，原来并不会。他会松弛，面对你的缺点，他会有承受不了的时候。他的眼里再没有那样的热火。在人群里，他终于再次开始顾盼更广阔的世界，你不再是随时能够牵扯他目光的那个人。

你又一次体验到里面那团虚空，它像闷烧的火，像被紧紧捂住发不出声音的尖叫。

做祷告辅导时，辅导老师选择帮助我回到童年，因为她觉得女性身上的这种问题，往往和父爱缺失有关。她家女儿在这上面就开窍得晚，因为从爸爸那里得到了充足的爱。这些对我很费解，也许因为，我们很难去渴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幸福。我仿佛只晓得一种滋味，就是被一个人从人群中发现，发现我原来是这样美好，而我以他的倾慕为翅膀，投向那个从不曾真正存在过的我自己。

据说从父母身上体验过无条件的爱的人，不容易这样。说真的，我都不太认识这样的人，我身边更多是从过往家庭生活里逃离出来的幸存者。

但是谈论无条件，也需要小心走向另一个极端。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如果妻子说我要掘地，他会说，给你锹！可给你锹是为了什么？让你一辈子都想出手时就出手吗？这是真爱吗？真的会让你满足吗？

我想不能，至少我不能，因为我并不想做一个刚愎任性的暴君，一个长着老人脸的小孩。我在自己的白日梦里也从来不是这样的形

象。我渴望成为更好的人，只不过很多时候，何为更好对我太抽象，因而也太难。

“给你锹”是因为怜悯。爱你的人，会因为你扭曲不全的面貌心疼。他盼望你是更好的样子——就在你自己的基础上，成为更好的你。“给你锹”也需要信心，对生命成长本身有信心。就像父母还怀抱着肉团儿一样的婴儿时，就相信他会长大，相信有一天他会走路、说话，自己拿小勺吃饭，甚至做更了不起的事。这样的爱是担负着重量的，因为并不容易，也因为在这个苦涩多艰的世界上，我们多半走到最后，也还是会带着那一点歪斜的模样，哪怕已经尽了全力。

但是，无论如何也得先去尽全力，因为我没有退路。在变得更自私、更狭隘、更破罐子破摔和成长之间，我没有退路。那可怕的地方，无非是痛而已。反正退后也是痛，变得更丑也是痛，那我更愿意试着咬牙往前走。我要对那个一直以来躲在幻梦中疗伤的我负责任。我终于也得开始做这么一件事，就是凝视这张歪斜的脸，率直地、坦然地、实事求是地、温柔地、和煦地、快乐地。

我不恨你，我要带着你一起走。不管走到什么地步，不管到最后你变成什么模样，我都会对你说：“你真美好，你这一生真美好。”

也许，这也是天父对我们怀有的爱。当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那不是一句恐吓，而是一份祝福。也许这祝福对我现在来说还是太抽象，可我没有退路。在选择诅咒和选择祝福之间，我没有退路。

原来到现在，我也不曾无私地爱过我自己。我不曾怀着祝福，带着盼望，愿意每天为她做把水杯装满这样的小事，而不需要她回报什么。只要看着她变成一个越来越幸福的人，我就满足了。

也许到了那时候，我终于可以不再渴望从一个倾慕我的男子眼中，看到我自己的倒影。不，他也只是他而已。那有一点歪斜的，有一点脆弱的，然而同样是承载祝福的人。

那时候，我将从爱一个人之中发现多大的乐趣啊。

驿歌

我在世界上寻找你

我曾在童话里寻找你

里面有星群，有流云

和远古的风

有点亮夜晚的魔法

来自你的世界

神秘却温暖，不会

把一个小孩吓得发抖

我曾在人群中寻找你

看有没有人回头

我终身都秘密地

找一双注视的眼睛

不动声色而迫切

知道我，所以看见我

我曾在这世界上寻找你

在霓虹灯的流光

在一夜一夜的歌声

在道德的光面

和夜行的盛焰

可是灯灭了，歌停了

我老了

如今我想在爱里知道你

因为我并不懂得爱是什么

我只是觉得越来越渴

我快要老去

昨夜风起时我独自坐在长椅上

等待一点微小的事情发生

像我还是个孩子

像孩子那样

简简单单

就遇见你



（扫二维码收听阿不壳的弹唱版《我在世界上寻找你》）

许多的爱

需要许多许多的爱来

活在这个世界上

需要知道我活着

是对的

需要知道生我时妈妈

疼也是愿意的

爸爸小心地

抱起我来

需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他们全部

全部人的爱

哥哥把小车都送给了我

需要发现天使拉响铃铛

云吹散

月亮笑出皱纹

小猫拱过来毛毛脸

需要知道学步艰难

也是值得庆贺的

在第一次喊出“趴趴”时

在第一次伸出手时

在第一次理所当然说“要”时

需要听见所有人举杯庆贺，因为

将会有许多许多的

凄凉忧伤

将会有许多许多的

小婴儿

得不到这

许多许多的爱

有一天他们将变成那么贫穷的人

每一天

都为自己活着而抱歉

如果可以

求你给我许多许多的爱

也许你拿走我的小车

拿走我的衣服

拿走所有好吃的

拿走我的腿和手

和身体

如果我因此害怕

那么

求你给我一颗心

还有许多许多的爱

没有什么能够使我相信自己是被咒诅的

如果我会有许多

许多的爱

没有什么能够让我相信自己活在地狱

如果我看见许多

许多的爱

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不再相信生命是礼物

如果我能给出许多

许多的爱

没有什么能叫我离开你

只要你爱我

我愿做一阵回声

一片云彩

一只小瓶盖

为许多许多对自己感到抱歉的人

如果你给我

许多许多的爱



（扫二维码收听阿不壳的弹唱版《许多的爱》）

我所羡慕的

我所羡慕的

是雨后初晴

我所羡慕的

是光着脚踩水

是鸽子环绕楼群

发出扑啦啦的声音

我所羡慕的

是散步走出很远

就慢慢忘记

是花开得美

却不为了什么

是小虫轻轻死去

哦呵～哦呵～

有时候

我也想像它们那样

单单说我在这里

可是，可是

为什么我会那样羞愧

我所羡慕的

是他装饰过的小草

是摸过他的手

是背叛过他的心

哦呵～哦呵～

有时候

我也想像它们那样

单单说我在这里

可是，可是

为什么我会那样羞愧



（扫二维码收听阿不壳的弹唱版《我所羡慕的》）